

唐双宁自选集

散文
篇

唐双宁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I 267
2013396

阅 览

唐双宁自选集

散文
篇

唐双宁 著



© 唐双宁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双宁自选集 (散文篇) / 唐双宁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654-0985-1

I. 唐… II. 唐… III. ①唐双宁-文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C52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7110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 (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 (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 (0411) 84710523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210mm×285mm 字数: 198 千字 印张: 10 1/2 插页: 1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孙晓梅 孙 平

责任校对: 孙 萍

封面设计: 蒋天舒

版式设计: 钟福建

ISBN 978-7-5654-0985-1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1 寄语校友	001
2 人生的长征，人生长征中的“遵义会议”	003
3 我与建行的不解情缘	007
4 这束野草	009
5 “巴西会议”会址考	012
6 为了弘扬一种精神	018
7 花神咖啡馆与周恩来早期旅法革命活动考	020
8 诗，靠什么去写	025
9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029
10 政治家的器量	031
11 由桃花源想到的	034
12 感谢毛延寿	037
13 李白的悲哀与幸运	039
14 吕端大事不糊涂	042
15 从元军对文天祥优礼有加想到的	044
16 让他三尺又何妨	047
17 拿得起，是一种“大放下”	049
18 人才杂谈	051
19 当官、干事之杂谈	054
20 谈谈生活的“止境”	057
21 韶山土	059
22 毛泽东小道	065
23 猴子石	070
24 向记者朋友进一言	074
25 闯山	076
26 山的思索	079
27 松花江	080
28 镜泊湖	083
29 景德镇的瓷器	085
30 由珠峰胡乱说开去	087
31 地球怎么得了肺炎	093
32 安道尔	095
33 北大快餐面馆面条赋	098
34 诗的妙用	099
35 诗的感悟	102
36 长城随想	104
37 书法、哲学与银行监管	106
38 飞狂草书漫谈	109
39 谬谈书法审美	112
40 “积极顺其自然”——书法境界偶得	115



41	尺幅之间谁人醉——《唐双宁书法集》后记	118
42	致沈鹏先生	120
43	沈鹏先生八十寿辰与雅鲁藏布江	121
44	致冯其庸先生	123
45	致文怀沙先生	124
46	致叶嘉莹先生	125
47	栉风沐雨共一楼——献给杨仁恺先生并自序《瀚海再游》	127
48	《快哉快哉集》序	131
49	《快哉快哉集》再序	132
50	《快哉快哉集之三》序	133
51	《快哉快哉集之四》序	135
52	《负笈集——唐双宁演讲集录之一》自序	137
53	《负笈集——唐双宁演讲集录之二》自序	141
54	《负笈集——霜凝随笔之一》序	143
55	写诗杂感——《霜凝诗词选》自序	147
56	长征点燃的激情——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149
57	《若水斋诗集》后记	151
58	我与楹联	152
59	临书神驰诵新赋 满怀真情祝新春	160
60	浅议毛泽东书法	161

寄语校友

东北财经大学《校友通讯》要我写一篇《寄语校友》。

这个“语”如何来“寄”，着实让我为难了一阵。

“语”即话也。现在社会上的“语”（或“话”）主要有两类：一为官话，即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废话。很久以前，曾有朋友告诉我，“官场上可以讲废话，不可以讲错话”。这句话的后半句我大体做到了，前半句做不到。做不到也不是一点都做不到，毕竟官场中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做不到。对此，几十年来，我在各种场合“讲话”不少，听者可以作证。二为俗语。我也是吃五谷杂粮之人，这样的话也说过，但可以保证“不是很多”。

今天，“寄语校友”，我想选择第三类，说点心里话。

“寄语校友”，广义地说，同母校沾上边的都可以称为“校友”；严格地说，有过交情的才可以称为“校友”（也包括其他“友”），这就涉及交友的三种形态：一为利交，眼下社会，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属于“利交”。正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应当允许，否则你就会自绝于整个社会。海瑞固然可敬，但海瑞的日子也着实难过。二为义交，最典型者刘关张也。这个现在也不多了。三为神交。何为神交？当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此之谓也。这个现在更是微乎其微了。鄙人今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书法展，各路花篮堆山叠海，有碍观瞻，不便通行，便命全部撤下，只保留了文怀沙、季羨林、杨仁恺、王学仲、冯其庸、贺敬之、叶嘉莹、沈鹏等八位。有人问故，答曰：乃神交也。这些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皆无求于我，却不遗余力奖掖后生，提携晚辈，实在让我感动，乃奉为神交。

由此，还让我想起了三个问题（简称“三个想一想”）：第一，想一想你六十岁之后怎么样。现在的领导干部别看目前前呼后拥，自己要想一想六十岁之后还有没有人“呼”，还有没有人“拥”？第二，想一想百年之后怎么样，就是盖棺论定之后社会怎么评价你。第三，想一想千年之后怎么样，也就是说，想一想千年之后，你能给历史留下什么。我为什么想到千年之后？前段时间我去山东蓬莱，蓬莱在古代叫登州，苏东坡在那里当了五天的登州知府，仅仅就是五天，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今天，蓬莱还有一座苏公祠，苏公祠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叫“五日登州府”，下联叫“千年苏公祠”。苏东坡只当了五天的登州知府，可千年之后老百姓还在怀念他，这对我触动很大。封建王朝的官员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更应该如此吗？

一次，我同文怀沙先生参观西安碑林，在颜真卿的字前，他问我，颜真卿死了吗？由是，我想到，人的生命形态有两种：其一为物质形



态，这种形态的生命早晚要结束，活上一百年、两百年，也要结束。其二为精神形态，这种形态的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与人类社会同在。今天，人们仍记得李白，记得杜甫，唐太宗、唐玄宗大家也可能还记得，但其他的“宗”大概都忘了吧。

以上胡乱写来，希望与校友们为延长精神生命而共勉！

2 人生的长征，人生长征中的“遵义会议”

接到母校要我写此短文的来信，正是我利用难得的休假走完草地，刚刚归来。

走一次长征路，是我多年的夙愿。红军走过的路，毛主席走过的路，周总理走过的路，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了，从韶山、淮安、广安算起，包括井冈山、瑞金、百色，到遵义、娄山关、赤水，到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到延安、城南庄、西柏坡……只剩下这块草地。

草地之难、草地之险，我觉得要难于、险于长征路上的任何路段。氧气稀薄的高原反应，没人头顶的沼泽泥国，前堵后追的敌军围困，无处藏身的飞机轰炸，衣单粮尽的物质条件……这些，岂是一个“难”字可以概括的？但是，我们的红军，经过六天的昼夜跋涉，走过来了。为此，我吟咏毛泽东的《长征》诗，和曰：“万水千山岂只难，精神等闲概等闲。境界到处皆细浪，气魄临时俱泥丸。霜凝须鬓心尤暖，雪覆肝胆胆不寒。白云梅花皆飞雪，人生无处不开颜。”

人，关键要有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由此，我想到，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次长征呢？

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回头看看我们人生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要说幸运真是幸运，要说不幸也真是不幸。小学没有念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中学基本上是在“天天读”的日子里度过的。接着就是“上山下乡”。严格地说，我们其实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算是比较幸运的，1971年能分配到工厂工作。但那是什么工厂啊？不夸张地说，比当年红军长征也好不到哪里去（好还是要好一些的）。当年，我有一打油诗为证：



名曰磷肥厂，“五小”系乡间。

往返六十里，日翻四座山。

初用十一号，偶搭马车还。

后购自行车，一路铃声欢。

去时闻鸡鸣，归途星月观。

入厂教育毕，初学打坯砖。

刨挖卅立米，推到工地边。

兀自和成泥，挑水四十担。

铲铲送案上，打坯一千三。

坯坯叠立起，临行盖席帘。

一日劳动毕，全身如泥瘫。

学习一小时，唯我识章篇。

推我中间坐，读报口若悬。

俨然成领导，心中乐陶然。

继之需讨论，言毕把家还。

虎口血纹深，老茧镶掌间。
肚中饥肠鸣，腰背骨肉偏。
衣衫褴褛破，足下洞门翻。
偶有球比赛，我自乐狂癫。
抽我打一场，便可休一天。

后来拌磷肥，“尤物”是硫酸。
溅身烂肉起，浸衣变窟窿。
和入清水中，毒气沁心肝。
三伏满池沸，跃入狂搅拌。
三九风无遮，难忍四面寒。

收入虽可怜，饭量大无边。
顿食一斤米，日进九毛三。
暗比下乡者，自慰偷开颜。
今方一十八，何日是归年。

“五小”是指当年的五小工业；“十一号”是指双腿；当时的月工资是二十四元人民币，折日收入九角三分。

1977年恢复高考，这实际就是我们人生长征路上的一次遵义会议。

我的高考成绩当时还是不错的，据说在全县排第二名，但数学只考了三十分，全靠政治、语文、史地来拉分。在“天天读”的日子里，在工厂的日子里，我其实是靠这些来解文化饥渴的。当时，我还练了一项“绝活”，蒙上我的眼睛，我可以在世界地图上摸到你点的地址（当然也不能太生僻）。

我本来第一志愿没有报考东北财经大学（当时叫辽宁财经学院），而且依我的估计，我也有信心能迈进更为名牌的学府。但阴差阳错，天不作美，乔老爷乱点鸳鸯谱，把我拨进了财经院校。高兴与无奈相伴，惊喜与莫名同在，我走进了东北财经大学。高兴与惊喜，毕竟我们是社会的幸运儿；无奈与莫名，看来我要与阿拉伯数字，与算盘、报表共此一生。而我的天性，我的本意，还是喜欢文学，喜欢艺术……

大学的四个年头，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就像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难则难矣，但毕竟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有了希望；也就有了信心，有了精神，有了力量。

我觉得，人生活在社会里，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知识。区别在于，有的是平面接受，有的是立体接受。大学生活就是立体接受。从早上还没起床，到晚上熄灯未入睡前，你整天都生活在知识的海洋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腔调，不同的信息源，它们共同地往你耳朵里灌的就是知识、知识、新鲜的知识……许多原来听到的、没有听到的，懂的、似懂非懂的知识，都来到你的身边。

我们由于有了七八年的社会经历，所以对怎样获得知识就比较不那么“刻板”，比较不那么“言听计从”。课程还是要上的，它决定你的毕业成绩；更多的是要上课外课，它决定你的“真实成绩”。为此，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看课外书、看杂书、看与财经无甚关系的书。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对后来的实际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就是力量，但一定要有用的知识。

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翻出几首当年写的诗，虽然无甚诗意，还是能反映一些当时的生活：

校园剪影

校园芳草校园松，校园桃李向园丁。
朝闻朗朗沁耳乐，夜睹熠熠逼目灯。
汉语英语声声浪，微分积分步步峰。
无涯学海千帆竞，良骥嘶嘶伯乐功。

新年联欢晚会即兴

初逢校园闹联欢，隆冬深处不知寒。
孙阳良骥声烈烈，园丁桃李曲绵绵。
一支秦腔号沪调，几首圆舞拨诗弦。
今天过去增一岁，明日到来少几年。

“少”字在此处应作去声读。

因为是积压了十年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又赶上思想解放的时期，同学们的思想也异常活跃。记得不知道哪个班级办了一块“自留地”的墙报，意即要有点自己的声音，经常约我写稿。记得我的稿子当时是最受欢迎的，至今一些同学见面还要谈起。我有一篇杂文，是讽刺教学质量的，说“我下课向一老师借照片，老师不解何意。我答：近患严重失眠症，只有在听您讲课时才能睡着；为彻底根治此病，想将您的照片悬于床头”。还有一首诗，是讽刺评教授论资排辈的，意思是要给学校边上的“二尖山”评一级教授，因为它的资格最老，有几亿年了吧。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少不更事，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学校经常举办诗歌、散文比赛，我也是当然的被邀者，还多次获奖。但现在看来，只能说是记录了那个时代。

大学的故事太多太多，时间的关系，我一时又说不完，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大学生活就是我人生紧要处的那几步，大学生活改变了我的一生。

大学毕业后，我先被分到基层银行工作，1997年又被调到北京，不客气地说，还成了知名的金融专家。这些都是由于那次人生的“遵义会议”。当我在华盛顿世界银行的讲坛上，在人民大会堂的论坛上，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讲台上，演讲中国金融政策的时候，我都自豪地说：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工作之余，我并未丢掉那些业余爱好，还成了书法家，也算是一个诗人、散文作家，常常得到启功、文怀沙、周而复、杨仁恺、贺敬之、叶嘉莹、沈鹏等大家们的鼓励；我还成了楹联作家（我因一副当年悼念周总理的楹联“千山齐白石亦白，万水徐悲鸿更悲”，竟被聘为中国楹联学会顾问，而享受这一荣誉的几人中，有赵朴初、臧克家

等先生，把我算进去，只能说是鱼龙混杂了)；我还被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聘为艺术专业的兼职教授。当我为这些高校的莘莘学子讲授书法时，我仍自豪地说：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遵义会议后红军并不是天天打胜仗。一个人的人生也并不处处都是顺利，也有失意的时候。失意时，我常常写些书法、诗词来排解。去广西游览德天瀑布时，我填了这样一首词：

回峰叠嶂，千旋万转，不见真容。忽雪练天来，飞珠溅玉；横空帛裂，长野雷鸣。头砸地角，尾扫天根，群山瑟瑟云汉倾。煮梅时，看霸王腿抖，桓侯颜红。

英雄虽是英雄，只可怜长埋乱峰中。叹孙阳已死，伯乐不生；谁人知晓，难得分封。百丈长瀑，愁成白发，只为到海尽朝东。还不如，化一泓美酒，送他刘伶。

但更多的时候，同人生的“遵义会议”前后对比的时候，就会产生愉快、产生信心。在内蒙古草原，我填了这样一首词：

白云拂地，青草连天，旷穹如染。看无垠绿浪，唯天是岸；轻风如梳，黄花如舞；琴声弥野，神驹离弦，谁人泼此千秋卷？更需觅，弯弓射雕处，遥忆当年。

如此诗画江山，问双宁能不醉开颜？身外无物，唯有尽欢；利禄功名，从容笑谈；神骨松弛，通体飘然，都化庄蝶舞翩跹。此身何用？溶入大草原，生命无限。

登庐山，我又填了这样一首词：

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虢人悄然不语。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

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太白俯首，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

虢人指中流砥柱所在地，战国时属虢国；医巫闾山是我家乡的山。

人生的有形长征总归要结束，而长征的精神，是可以传给后人的。1996年，我回了一次我的故乡辽宁北镇，抚今追昔，填了一首词：

遥想当年，世间路，匆匆行人。冬云下，荒山投宿，野岭扎根。瑞雪有情轻抚面，朔风无心乱推门。叹往事悠悠苦共乐，与谁陈？

桑梓地，觅旧痕。衣锦归，乡音闻。廿四载过去，流年如奔。多少唏嘘集五内，万千感慨系一身。问青天何以光阴转？不灭魂！

“不灭魂”，我的人生长征能走到现在，靠的就是“不灭魂”。

我的母校铸就了我的不灭魂。我感谢我人生的那次“遵义会议”，感谢我的母校——东北财经大学。

3

我与建行的不解情缘

今年是建设银行成立 50 周年。说来也巧，我这一生竟同建行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我与建行“同庚”，都是 1954 年 10 月“出生”，这个“概率”在全国恐怕并不是很高。其次，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幸运儿”赶上了末班车。按我的报考志愿、个人兴趣和当时的考分，本来都与建行无缘。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建设银行”。然而天公作美，竟把我分到东北财经大学（当时叫辽宁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信用专业，也就是与建行对口的专业，我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为建行培养的人才”。再次，大学毕业时，我本来被分配到辽宁省计委工作，可没过几天，又通知我到建行辽宁省分行，并且一干就是 7 年。最后，1989 年，我被调到人民银行，本来以为同建行“缘分已尽”，可谁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99 年我又被任命为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负责对包括建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从此，包括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加入世贸组织金融方面的谈判、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债转股、资产质量现场检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及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等一系列包括建行在内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措施，我都参与其中。银监会成立之后，我又协助主要领导负责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处理一些具体的监管事项。

看来，我同建行的情缘真是割舍不掉了。

回忆在建行工作的日子，恍如昨日，使我至今不能忘怀。比如 1985 年底我到沈阳分行任常务副行长的那一段。当时，沈阳市作为计划单列城市，享受省级管理权限，并被列为全国 5 个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我当时刚刚三十出头，对于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心中无底。

记得我上任那天，小雨夹着雪花正从天飘洒，我触景生情，填了一首词：似花非花，如泪无泪，原是雪中带雨。寒中透暖，忽发春风几许。辽沈山河催行人，周郎持节赴戎机。算只是咫尺箭遥，心却似关山万里。天涯再寻芳草，前程重觅知己。休论胜负，浸入杯中高举。两阙英雄离别词，一片豪杰用武地。都化作，雄魂烈鬼，不计七尺躯。我当时是准备把一生贡献给建行的事业。后来在这个舞台上，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开办了建行的现金业务，开办了建行的储蓄业务，开办了抵押贷款业务……须知在此之前，由于建行执行的是财政职能，职责是“守计划、把口子”，按“四按”原则（即按计划、按程序、按进度、按预算）拨款，是没有真正的银行业务的。应当说，我为建行由财政的出纳转变为银行尽了一份力……

后来，我虽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建行，但我仍然时时在关注着建行。2000 年，我受命在人民银行组织对包括建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研究；2001 年，为筹备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我受命负责国有商



业银行改革课题的起草工作；2002年，为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我担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小组的办公室主任；2003年到现在，经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终于进入实施阶段，而建行和中国银行又先行一步，我又有幸参与其中的决策研究和具体实施工作。现在，建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在国家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建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降为3.08%，资本充足率已达到8.17%，拨备覆盖率已达到75%，成为我国资产质量最好的商业银行之一，并为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深化改革、跻身世界大银行前列创造了条件。我为建行感到高兴。

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建行成立30周年时，我正在辽宁省分行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在纪念会上，我曾发言表示，要如何如何“热爱建行事业”，那一年建行刚刚成为四家国有专业银行之一，“而立”了；今天，又是20年过去了，建行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建行的“天命”就是办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商业银行，建行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我祝愿建行的明天更美好。

4

这束野草^①

这是一束野草。

这是一束生长在荒山野岭的野草。

这是一束最不起眼的野草，不起眼到我无法从植物学的角度叫出它的名字。

然而，既然今天我要说到这束野草，就不得不打开《辞海》，打开植物学教科书，对“草”作一番研究。

草，《辞海》的解释是指草本植物的统称。草本植物，茎、枝柔软，植株较小，一般为一年生或二年生，多数在生长终了时，整体或地上部分死亡。

草，从植物学角度看可分为蕨类、单子叶、双子叶等若干类，如按生长周期，可分为一年生、多年生和宿根性等若干类……

文学家们也曾对野草做过太多的描述。屈子在《离骚》中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杜甫在《庭草》中写道“楚草经寒碧，逢春入眼浓。旧低收叶举，新掩卷牙重”；韩愈在《初春小雨》中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唐彦谦在《春草》中写道“天南天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绵延。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最脍炙人口的还是白居易的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虽不起眼，却活得异常顽强；乔木虽高大，却经不住人们的砍伐；鲜花虽美丽，却经不住风雨摧折。野草的耐力、韧性，生生不息的精神，那些乔木、鲜花敢于望其项背吗？

我再回过头来说我手中的这束野草。它采自江西省铜鼓县排埠镇附近的一座山上。这座山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名字。它附近比较有名的山叫大围山。湖南浏阳有个大围山旅游区，这座不知名的山大抵就属于大围山的范畴（后有友人来函指出这座不知名的山叫“蛇形山”）。

2006年初夏的一天，我从北京经南昌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专程赶到这座山上，采下了这束野草。

为了采集这束野草，我筹划已久，全是为了八十年前的一桩往事。

1927年夏，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是：国共合作破裂，上海发生了“4·12事变”，武汉发生了“7·15事变”，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的军队开始对共产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

国民党当时的口号是，野草过火，石头过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也不示弱，在年轻的书生瞿秋白的主持下，召开了“八七会议”，撤换了年长的书生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决定对国民党实行武装反抗，其中包括委派周恩来、贺龙、



^① 本文写于2006年5月7日。

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委派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委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左右江发动武装起义；同时也委派了本文要说的主人公在湘鄂粤赣一带利用秋收的机会发动一次武装起义。根据中央的部署，湖南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

1927年的这一天，本文的主人公作为一介书生，只身来到湖南长沙。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之后，他受命来到萍乡安源，这里是秋收起义的据点之一；之后，他又去江西铜鼓，因为铜鼓有一支湖南浏阳的工农武装，叫浏阳工农义勇队。这支队伍本是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因为没赶上，所以留在了铜鼓。还有一支归共产党领导由卢德铭率领的原武汉政府警卫团，也拟参加南昌起义而未赶上，正行至铜鼓北面的修水县城。本文主人公此行主要是去铜鼓把这两支部队联合起来，组成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去搞“秋收起义”。

那个时候，没有车辆，他只能靠步行。9月7日，他走到了湖南浏阳的七溪。这里已经接近江西，而江西一带共产党闹得正欢，所以效忠于国民党政府的当地民团设下了路卡，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陪同主人公去铜鼓的是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另外两名交通员。两名交通员与他们相距几百米的距离，由于是当地人，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路卡。本文主人公同潘心源经过路卡时，谎称是安源煤矿的采购人员，到万载县购买夏布。因为相貌和口音引起怀疑，民团要他们到附近张家坊镇上的团防局“说清楚”。无奈，两人只好随团丁去张家坊。我估计，两人此时最能体会到什么叫步履沉重，也肯定一路上都在盘算着如何逃脱。据本文主人公后来对斯诺的回忆，他曾带两块银元贿赂民团，但被民团的头目拒绝。

当他们行进到距张家坊还有二百米的地方，两人商定，潘向左边山上跑去，民团的一部分被吸引去追潘，本文主人公随即抛出一把银元（有的回忆说扔在地上，民团争相去捡；也有的回忆说抛向民团脸上，民团以为是暗器，急欲躲闪……这些细节今天已无人知晓况且也不重要了），随后向江西铜鼓方向的山上猛跑……

我亲自考察了这处山坡，山不算高也不算低，乔灌隐现，杂草丛生，乱石遍布，高低不平，估计虫蛇肯定也是出没其中。此山坡大约呈四十五度角，正常情况下是无路可走的，情急之下一定要四肢并用才能前行。9月的湘赣，其气候之炎热可想而知，本文主人公那时候习惯于穿长袍，此时是否穿长袍我未能考证出来。但不管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就是穿着运动服，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在追捕中爬这座山，也应该是相当不易的。

估计他这样奔跑了大约二十多华里（这里按直线距离算，按今天的公路算五十多华里了），估计当时他奔跑的情形也一定很狼狈，在天色已晚时，他跑到了江西边界，发现了一处较深的山坳，便躲藏在这处山坳的草丛中（其他处由于主人公个子高大，估计难以躲藏）。

顺带说一下，距这个山坳直线距离大约二百米左右，还有一座壮

观的瀑布，今天看起来完全可以开发成一处旅游景点，但估计主人公此时肯定没有心思欣赏这座瀑布，更没心思写诗了（主人公善诗）。

可能是这里相对安全一些，可能是天色已晚，也可能是实在跑不动了，本文主人公就躲藏在这片荒草中，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后来他回忆，民团搜索的枪支已经几次在他头上拨动着野草，但终因福大命大造化大，没有发现他，最后民团悻悻地撤了……

之后，在一位叫陈九兴的农民的帮助下，本文主人公讨到一双草鞋（鞋跑丢了，可见一定是脚上鲜血淋漓）和一口饭，然后趁夜摸到山下一个叫排埠的小镇。当他叫开几个旅店时，竟无一家敢收留他过夜。无奈，在最后一家旅店，他索性摆起谱来，大呼店主打水洗脚并上茶上饭。可能店主看这架势没敢多问，他才过了一夜……

之后，也就是9月8日，他走到铜鼓县的肖家祠堂，这里已经是浏阳农军的地盘了。经自我介绍，他被让到上座，并部署了秋收起义。

之后，也就是9月11日，铜鼓的工农武装（时已由本文主人公改编建成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浏阳的白沙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这个问题还有争论：若按动手论，安源在9月9日扒了铁路；若按动枪论，9月11日白沙算第一枪）……

之后，也就是9月14日，浏阳东门一役工农革命军失败，撤到一个叫上坪的地方开了一个会，后又回师铜鼓，入驻排埠镇的万寿宫。至此，本文主人公已形成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与其他起义军会师，到农村去开辟根据地的设想……

之后，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块井冈山根据地……

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北京，夺取了中国，本文主人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的画像也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人们投以敬佩的目光；而当年抓他的民团的上司，则跑到了一处叫台湾的海岛上。

这一切的一切，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这一切的一切，与这束野草无关，也与这束野草有关。

没有这束野草（这束野草根于当年的野草，“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文主人公可能会躲在另处野草中，躲过一劫；也可能再被民团抓住，那么则很可能必死无疑。

没有这束野草，中国革命也会进行，也最终会取得成功，但要走好多多弯路，要推迟很长很长时间，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千里迢迢从北京经南昌到铜鼓，不顾颠簸，顶着烈日，爬到一座不知名的山上，去采撷这束野草……

朋友，请记住，这束普通而又特殊的野草。

现在许多人可能已搞不清什么是“巴西会议”了，弄不好还可能扯到南美洲去。我却对中共党史研究情有独钟，念大学时，就曾是中共党史的课代表。以史为鉴，且近现代史离我们近，尤应为鉴。

今年，利用难得的休假，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了一次草地。我是分次实现重走长征路的愿望的，这既是从小立下的志愿，也与我创作毛泽东《长征》诗的书法作品有关。红军走过的路，我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这块草地。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知道中共历史上曾几次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懋功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

巴西会议即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是，巴西会议会址在哪里，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弄清。

首先，究竟哪一次会议是“巴西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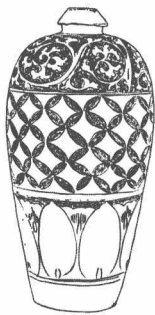
中共的党史非常富有传奇色彩，其中有若干次的转危为安。1933年，蒋介石以百万兵力发起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然而初师不利，湘江五天五夜血战，红军损失大半。

1935年1月，红军转移到贵州遵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改变了红军和中共的命运，毛泽东获得了实际上的红军最高领导权。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又经过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终于把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蒋介石不再追了。因为他断定，用不着浪费国军的兵力，那些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

然而，蒋先生错了。1935年7月，红军爬过了雪山，并且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之后，8月中旬，中共在一座寺庙里召开了毛儿盖会议，决定将红军组成左、右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和卓克基出发，继续北上，征服草地，到巴西一带会合。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四军、三十军、中央军委纵队等组成。带领这支队伍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以及红军总司令部组成。带领这支队伍的是朱德、张国焘，实际掌权的是张国焘。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所谓草地，举凡川北一带，实际到处都是草地，沼泽泥国，阴森迷蒙，空气稀薄，寒气逼人，茫茫千里，不见人烟，看不清方向，找不到食物（过去只听说红军长征



^① 本文写于2004年。